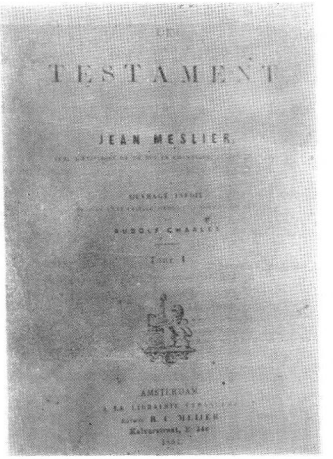
梅　叶

于岐山　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篇　　目

一、梅叶的生平和著作……6(2)
二、梅叶的战斗的唯物论和无神论 ……9(5)
三、梅叶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和社会理想 ……28(24)
四、梅叶在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影响 ……40(36)
参考书目 ……52(48)



梅叶著作《遗书》第一版序页

梅　　叶

于　岐山

十八世纪在法国发生的两件大事震动了当时的欧洲，影响了尔后的世界。这就是 1789 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和在理论上、思想上为这次革命作了充分准备的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理论基础是启蒙哲学，启蒙哲学的核心是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与启蒙运动的兴起、发展和达到高潮的全过程相应，法国唯物主义也经历了由自然神论向公开的无神论转变的两个发展阶段和两种表现形式。以伏尔泰和狄德罗为首的两代人，前后相继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终于把机械唯物主义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哲学体系发展到顶点。他们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然而，有一位对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哲学家思想的形成发生过直接影响，堪称十八世纪法国最早的启蒙思想家和当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时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伟大哲学家，却长期被大多数西方哲学史的研究著作所忽略。他就是让·梅叶(Jean Meslier，1664—1729)，一位生前默默无闻、死后却以其著作在启蒙运动中发挥了巨大战斗作用的乡村神甫。

一、梅叶的生平和著作

尽管梅叶的事迹具有传奇色彩，人们对他的生平的了解却是十分有限的。梅叶是法国香槟省人，他的父亲是一位农村纺织工人。梅叶少年时代从教区神甫那儿接受过初级教育，后来又进里姆教区的宗教学校深造。1687 年，梅叶从里姆宗教学校毕业并开始担任教职。两年以后，他被委派负责香槟省埃特列平低级教区的宗教事务。这个小教区包括埃特列平和附近的巴列夫两个村庄。

此后四十年中，梅叶一直住在这个偏辟的乡村，与他的几百名乡村教徒生活在一起。他一生很少远行，与当时的文化界也没有来往，但从他的著作中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对《圣经》和其他神学著作、希腊罗马的古代文献以及十七世纪前后笛卡尔、蒙台涅、法奈龙等人的著作都很熟悉。他表面上与世

无争，长期按部就班履行一个下层僧侣的职责，爱护教徒，周济穷人，为此曾得到管辖埃特列平教区的里姆大主教捷列叶的表扬。但实际上，梅叶心中一直燃烧着仇恨的烈火，他痛恨封建领主和僧侣贵族，主张无神论，厌恶自己的宗教职务，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社会不平等，对在残暴的封建秩序下呻吟无告的劳苦大众充满了同情。

梅叶担任教职二十多年以后，这种埋藏心底的革命情绪终于爆发出来。梅叶先后与里姆教区新任大主教、红衣主教戴马伊和埃特列平封建领主德杜里发生冲突。梅叶指责德杜里压迫贫苦农民。在教会讲坛上，梅叶公开斥责德杜里，并攻击整个贵族阶级。为此，他受到在里姆宗教学校“幽居”一个月的处罚，红衣主教戴马伊还责令他在布道时要号召教徒们为领主祈祷。可是梅叶并没有屈服。被迫“幽居”一个月回到埃特列平以后，梅叶当着封建领主的面又在布道时说：“可怜的乡村神甫的命运通常就是这样的。大主教们本身就是封建领主。他们瞧不起乡村神甫，不听神甫的话；他们有耳朵，但只是为贵族老爷而生的。我们毕竟记得我们村子里的封建领主，并且要为他们举行祈祷。我们请求上帝叫他回心转意，赐予天恩天惠，叫他不再虐待农民，不再掠夺孤

儿。’[①] 这些话，当然又使梅叶受到大主教新的训斥。

然而在梅叶的一生中，这样公开与封建势力冲突的事情并不多。面对僧俗统治者的淫威，梅叶更经常的斗争方式是暗暗磨砺自己的武器，准备给敌人以狠命的一击。几十年漫长岁月中，他似乎一直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一方面，他是一个温和谦恭的乡村神甫，安于地位低微而没有任何野心，甘心默默无闻而处世循规蹈距；另一方面，他在精神世界里大胆地追求和探索，哲学家的沉思和造反者的激情奇妙地交织在一起，不但使自己彻底摆脱宗教观念的束缚，而且关心着全人类的命运，憧憬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社会苦难的理想世界。

梅叶晚年面临丧失视力的危险，这促使他决心尽快把自己的真实思想公诸于世。梅叶是 1729 年 5 月逝世的。逝世之前，他写好了三大册共三百六十六页笔记，这就是梅叶留下的唯一著作《遗书》。在这部洋洋七十余万字的巨著中，梅叶高举唯物论和无神论大旗，无情地戳穿宗教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本质，愤怒揭露封建专制制度给广大劳动群众带来的无穷苦难，热情号召人民赶快觉醒起来斗争，用革命手段推翻暴君

①梅叶：《遗书》第 1 卷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2 页。

和僧俗贵族的统治，打碎精神枷锁，创造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新世界。

二、梅叶的战斗的唯物论和无神论

梅叶在《遗书》中说，封建专制政府和天主教会就象两个互相庇护的小偷，宗教支持最坏的政府，政府维护最荒谬的宗教；封建制度支配人们的肉体，宗教神学控制人们的灵魂。梅叶已经认识到，宗教在维护封建秩序方面起着特殊的反动作用。天主教长期愚弄、欺骗、麻痹法国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为国王和贵族对人民群众的残酷压迫剥削披上神圣外衣。因此要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必须首先抹去天主教为它涂洒的灵光圣水；要发动人民进行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就必须首先帮助他们破除神权观念，冲破思想牢笼。梅叶当了一辈子神甫，对宗教的危害性和欺骗性有深切体会。因此，梅叶自觉地把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批判，首先集中在天主教会及其神学体系上，用战斗的无神论与宗教神学对立，成为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的最早代表。《遗书》共计九十九节，梅叶用了八十节批驳宗教教义和神学迷信，由此可见梅叶把撕碎封建制度的神圣外衣，当作批判封建秩序的首要任务。他

说：“世上穷人们受各种迷信及偶像崇拜欺骗的时间已经够久了，富人和强者掠夺和压迫穷人的时间也已经够长了。该是打开穷人的眼界，向他们说明全部真理的时候了。”①

梅叶的无神论具有坚实的哲学基础。他从蒙台涅的怀疑论、笛卡尔的物理学和古代原子唯物论寻找理论武器，用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剖析天主教神学所谓存在超自然的精神实体、上帝创世、神是物质世界运动变化的原动力以及神性、神启、神迹和灵魂不死等宗教教义，论述了世界的物质性、物质与运动、物质与意识等唯物主义原理，探索和揭露宗教产生的根源及其反动本质，全面抨击宗教唯心主义，发挥了彻底的无神论观点。

梅叶哲学的出发点是现实世界的起源或本质，即所谓世界的“始因”问题。他意识到这个千百年来哲学家和神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的重要性。他指出：宗教神学断言上帝是物质世界的创造者，无神论者强调自然或物质存在物本身就是始因，这不是一种表面的、“在始因的名称和固有的特性方面意见不一致”，而是把“始因”理解为“最高的理智”、“全能的意志”还

① 梅叶：《遗书》第 1 卷第 15 页。

是客观存在的物质的原则之争。在他看来，唯物论和唯心论，无神论和宗教神学，“两派的主要分歧点就在这里”①。梅叶把始因问题看作哲学斗争的核心，实际上以素朴的形式触及到物质决定精神还是精神决定物质这个哲学基本问题。他用唯物主义观点解答了这一问题，并且从这一点出发，向神学唯心论发起猛攻。

宗教神学以承认存在至高无上的精神实体——上帝和上帝创造世界为前提。千百年来，天主教神学家费尽心机，妄图“论证”上帝的永恒存在。梅叶要论证自己的无神论思想，必须首先对准这个神学核心进攻，向上帝宣战，揭穿它的虚伪性，粉碎对它的盲目信仰。因此，在《遗书》中，梅叶集中大量篇幅，从各个角度批驳上帝存在和上帝创世的神学教条。

梅叶用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与神学唯心论对抗。他指出,所谓存在一个超自然的、全知全能、无限完善的精神实体——上帝和上帝创造世界、上帝是万物的‘始因”和“基原”等等论调，都是宗教神学的一派胡言，真正客观存在的只有物质，物质才是世界万物的唯一“始因”。

梅叶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是十分奇特的。他首先用

① 梅叶：《遗书》第2卷第189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经院哲学的语言和论证方式与神学家论战，证明世界的物质性。他同意神学家所谓“存在物是存在于万物之中并构成万物的基原、本质和基础的东西”的说法，但是认为假定一个非物质的、神圣的“存在物”的存在是无根据、无证明地假定了某种看不见的、不固定的、可疑的、“甚至对它连任何真正的概念都不能形成的存在物的存在”。他嘲笑说，这个假定的神圣存在物是那样不固定和可疑，虽然对它的存在已经争吵了上千年，还是提不出任何可靠的证明和肯定的证据。他说：“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东西，是不能行动的，是不能在任何地方做任何事的。因此，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的东西，就不可能在任何地方创造任何东西”①，神学家笔下的“存在物”绝不能构成万物的“基原和本质”。梅叶得出结论说，这个“存在物”不可能是一种超自然的、非物质的、捉摸不定的精神实体，而应该是可以感知和容易理解的具有广延的存在物，这只能是物质。他认为“物质”这一概念要比假设一个精神实体的存在有力得多。他说：“物质存在物是能清楚而明确地认识的唯一概念。”②他解释这个“存在物”与自然界的关系说：“物质的存在物是存在于万物之

①梅叶：《遗书》第 2 卷第 198 页。

②同上书，第 177 页。

中的，万物是由物质的存在物而来的，而万物最后是可以归结为物质，也就是物质的存在物的’①,因为只有物质才是世界的真正“始因”和“基原”。

梅叶并不满足于这种经院式的“证明”。对他来说，这种概念游戏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已。他要论述世界的物质性，真正依靠的是笛卡尔物理学中关于宇宙生成的假设和古代素朴唯物论的原子论思想。

梅叶十分公正而科学地对待笛卡尔及其追随者。在批判笛卡尔唯心论的同时，梅叶毫不犹豫地吸取笛卡尔物理学的唯物主义思想。法国十七世纪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笛卡尔是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伟大先驱者，他以怀疑论为武器，给天主教神学体系以猛烈冲击，在历史上具有很大进步意义。虽然他的哲学是二元论，他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反映了十七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妥协性，但是在他的思想体系的物理学部分，即关于自然的学说里，笛卡尔却坚持了机械唯物主义。笛卡尔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物质微粒构成的，物质世界按照本身的规律运动和变化，它的本质是具有广延性。构成整个物质世界的每个物体都有长、宽、

①梅叶：《遗书》第 2 卷第 177 页。

高三维，占有一定的空间，不断进行着分离和组合的机械运动。至于物质分离、组合、运动、变化的原因，笛卡尔归之为上帝的推动。按照他的说法，宇宙空间充满了物质微粒，上帝给这种物质微粒以第一次推动，于是形成一种物质微粒的漩涡运动，经过一再分离组合，逐渐形成太阳、行星和宇宙中的一切存在物。这就是著名的笛卡尔宇宙生成论。笛卡尔的假设启发了后来的康德，促使康德提出影响深远的天体演化论。但是在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的法国，笛卡尔所影响的第一位哲学家却是梅叶。

梅叶发挥古代素朴唯物论的原子论思想，吸收笛卡尔宇宙生成论的合理因素，提出：自然界的一切存在物，都是由“物质粒子”构成的，无限多最小的物质粒子有规则或无规则地旋转、运行、聚集、变化，这种永恒的运动便形成了各种完美的或有缺陷的物体，大至日月星辰，小至人体和其他生物机体的细微结构。他说：“自然界中一切最美、最完善的和最奇妙的东西都只是由自然的运动规律和各个物质粒子的各种不同的相互关系产生出来的，各个物质粒子通过各式各样的排列、组合及变形而成为一切存在的形态。”① 他

①梅叶：《遗书》第 3 卷第 45 页

强调“无不能生有”，自然界是“自然而然存在的”，“物质不是被创造的”，所谓的精神存在物“永远不能影响物质，对它产生任何作用，或在它上面留下任何痕迹。”①

梅叶不但用“物质粒子”的永恒存在和运动来说明世界的物质性，而且提出，人的灵魂或精神也是物质或物质的“变形”。他认为人的一切精神活动，诸如思维、感觉、意志、愿望、爱、恨、欢乐、忧愁和心灵的其他一切感觉或激情，包括做梦，都是物质的。他说：“虽然我们的思想、认识和感觉不成圆形也不成方形，虽然它们没有长度或宽度可以划分，但它们完全只是物质变形，所以对比着构成我们身体各个有形部分的其他粗物质而言，我们的灵魂只是我们身上的比较细致和比较活动的物质。”② 由于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和机械唯物论的局限性，梅叶在当时不可能搞清楚感觉、思维等人类的精神活动（梅叶有时候概括地称之为“灵魂”）的生理基础和本质属性，他把精神活动等同于物质运动，抹杀意识与物质的质的区别，固然并不科学，但是他却象古代原子论者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等人一样，坚持了唯物主义的一元论。梅叶

①梅叶：《遗书》第 2 卷第 204 页。

②梅叶：《遗书》第 3 卷第 160 页。

的结论是不言而喻的：没有物质，便没有精神；没有肉体，也就无所谓灵魂。

在论述世界的物质性和物质与意识关系的同时，梅叶还提出“物质自动”的光辉思想，同样继承了古代唯物论的传统，从物质自身寻求运动的原因，唯物地解决了物质与运动的关系。梅叶这一思想是直接针对天主教神学教条提出来的，在他批判宗教神学、宣扬无神论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具有特殊意义。神学家宣扬上帝是永恒的、不动不变的存在物，上帝不但创造了万物，而且使万物运动和变化。梅叶对此指出：怎么能设想世界上千变万化的事物是由一个不动不变的存在物推动的呢？只有物质才能推动物质，只有运动才能引起运动，物质运动的原因只能在物质自身里寻找，而不能归结为超自然的精神实体。在梅叶看来，世界上千差万别的事物之所以运动变化，根本原因在于构成各个物体的物质粒子的固有运动。他说，微小粒子沿直线、弧线或圆周运动，形成物质的“涡流”，构成各种物体，物体的成因就决定了物体必然具有运动的属性。因此，他提出物质不仅不是被创造的，而且物质的运动也不是被赋予的，物质运动的原因就在物质自身之中。他一再说：“物质本身具有运动能力”，“把运动能力归于物质本身，要比枉费心力地、毫无

必要地陷于这样多不可克服的困难，在物质之外去寻找所谓的物质运动本原要合理得多、可靠得多”①.

梅叶“物质自动”思想给宗教神学以沉重打击。既然物质世界是唯一的客观存在，既然运动是物质自身的属性，宗教所宣扬的神就失去了立足之地，神学家所谓上帝赐万物以生机等等对神的赞颂便统统成了鬼话。“物质自动”思想是梅叶论述无神论的有力武器。不仅如此，梅叶关于物质自动的观点，还突破了机械唯物论的历史局限性，在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中也有重要价值。梅叶生活的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正是形而上学机械论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当整个时代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无法说明物质何以运动，而不得不以“上帝的第一次推动”为遁词的时候，梅叶物质自动的观点就显得极为突出和耀人眼目。虽然，梅叶对物质与运动统一性问题的认识还具有很大的猜测和臆想成份，他的论述也显露出素朴性和不够精确等缺陷，但他毕竟唯物地回答了这一重大哲学问题，并且闪烁出辩证法的思想光辉，对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梅叶不仅一般地通过论述自己唯物主义的自然

①梅叶：《遗书》第 2 卷第 218、226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